



圖版一：柴口陶片採集處地表現況

圖版二：柴口陶片出土情形

圖版三：柴口出土的第一類陶片

圖版四：柴口出土的第二類陶片（腹片）

圖版五：柴口出土的第二類陶片（口沿）

圖版六：蘭嶼Rusarol遺址出土的紅彩陶片（引自徐詔謙2008）

圖版七：巴丹島出土的紅彩陶片（引自李坤修2010）

圖版八：呂宋島Nagsabaran遺址出土的紅彩陶片（引自洪曉純2005）

綠島柴口遺址的新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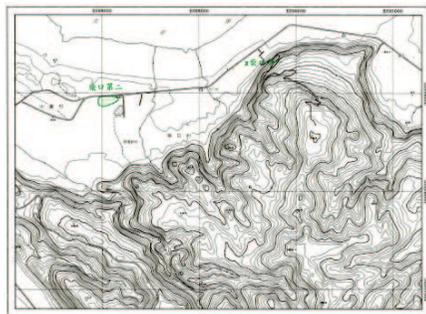
文／圖·李坤修

一、前言

2012年7月中旬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筆者與同事陳金成、林娜維由臺東富岡乘渡輪登上綠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重新認識多年未再拜訪的綠島史前遺址，同時也想體驗一次在臺灣搭船渡海的感覺。正值草木快速孳長的夏季，在綠島的田野間到處覆蓋著濃密的植被，所以此次綠島各遺址的調查結果都只能以望而興嘆收場，不過仍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足以彌補此行的失落，那就是在柴口第一遺址與第二遺址之間的一片裸地上發現二十幾片史前陶片。這些陶片多數帶有輝石與長石摻合料，器壁外側施有紅彩，其特徵與1936年鹿野忠雄在綠島柚子湖遺址發掘出土的「赤色塗研土器」極為相似（鹿野忠雄1946a），也與花東海岸花岡山文化塗紅彩的陶片相近，同時也讓筆者聯想到巴丹群島上普遍塗紅彩的史前陶片。這種曾為鹿野忠雄重視的史前陶器的特徵，此次在綠島上重新被發現，筆者認為是再探討這議題的契機。因此迫不急待的提出這項發現。

二、綠島柴口的史前遺址

綠島的柴口村位於綠島北側海岸中寮村與公館村之間。村子的東西兩側的環島公路旁各出現一處遺址，分別稱為柴口第一遺址（東）及柴口第二遺址（西）（圖一）。兩處遺址都在1994年發現（臧振華等2000），在遺址上也都只發現零星的素面紅陶破片，因此截至目前尚無所屬文化及年代的判斷。本次筆者發現陶片的地點介於柴口第一遺址及第二遺址之間，東距柴口第一遺址約200公尺。該地點位在道路南側，是一片剛整地過的長方形農地（圖二），地表空曠無遮蔽物，只有稀疏的雜草，但滿佈水泥塊、磚塊及塑膠等現代物品（圖版



圖一：綠島柴口第一、第二遺址位置圖（引自臧振華等2000：1141-ck-2）



圖二：柴口史前陶片出土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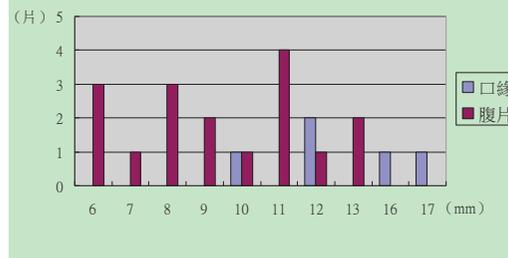
一），陶片就散佈於其中但似乎有較集中於該地點南半側靠近山腳的現象（圖版二）。由於地表所呈現的地質特徵很像使用工程廢棄土回填過的現象，不排除該地點出土的陶片是隨客土被移入的可能。也因此筆者暫不將該地點做遺址命名。

三、出土陶片簡介

本次柴口遺址調查所採集到的陶片共25片。根據質地特徵筆者將這批陶片區分為兩類，一類是陶土摻合料以變質岩砂為主的陶片，另一類是摻合料以火成岩砂為主的陶片。前一類陶片只發現3片（圖版三），都是細碎片，最大的標本面積約3cm×3cm，其顏色呈淡褐色，帶粉色調，陶質鬆軟，陶胎厚度介於3mm至6mm之間。陶片外表嚴重剝落，露出粗糙的夾砂特徵，在立體顯微鏡下可看到密集的變質岩及石英岩砂粒。這類陶片與卑南文化及三和文化的陶片極為相似，筆者相信其來源應出自臺東平原以南的海岸。

陶質摻合火成岩砂的陶片共採集22片。全部都是陶容器的破片，其中有5片是帶口沿的破片，其餘均是容器的腹片（圖版四、五）。這些陶片中含有高密度的輝石與長石顆粒，用肉眼即可辨識。大部分陶片外表呈褐色，胎壁內呈灰黑色，只有少數胎壁內外都是淡褐色的標本。陶片保存狀態尚佳，雖有一、二標本有輕微的水磨特徵，但大部分陶片外表皮層都保存良好。陶片外表未見任何紋飾，但部分可見殘留的暗紅色彩。這種彩的色調與花蓮花岡山文化陶器上的紅彩相似，也和巴丹島史前陶器上的紅彩相近，筆者認為是這群陶片上的重要特徵之一。陶片的胎壁厚度大是這群陶片的另一項重要特色，在22件標本中，有13件厚度大於10mm，其餘9件厚度也分佈在6mm至10mm之間（圖三）。鹿野忠雄（1946a）在介紹柚子

綠島柴口遺址陶片厚度統計表



圖三：綠島柴口遺址陶片厚度統計表

湖遺址出土的紅彩陶片時，也特別強調陶片厚度達1公分的特點。這種陶片的厚度特徵在巴丹島的史前陶片上極為普遍，但在花岡山文化的陶片卻相當少見，因此筆者相信這批陶片可能與巴丹群島的史前文化有直接的關連。

四、相關問題探討

上述筆者從柴口採集到的兩類陶片中，陶土中摻合安山岩砂及陶片外表塗暗紅色彩的第二類陶片是筆者所要關注的。根據文獻資料，具相同特徵的陶片除了出現在綠島柚子湖遺址之外（鹿野忠雄1946a），也出現在蘭嶼（徐韶諤2008，圖版六），巴丹群島（李坤修2010，圖版七）及菲律賓的呂宋島北端（洪曉純2005，圖版八）。臺灣花蓮海岸的花岡山文化遺址更是這類陶片的主要分佈區（葉美珍2001）。換言之，這類陶片似乎已在臺灣東岸與呂宋島之間的島鏈上呈現一道脈絡，因此筆者相信透過這類陶片的比較分析研究，一定有助於考古學界所長期關注的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史前文化傳播問題的解讀。

有關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史前文化傳播的研究，前有鹿野忠雄（1946b）根據有角狀形耳飾在臺灣、菲律賓及越南之間的分佈情形，提出具越南沙盤（Sa Huynh）文化特徵的角狀形耳飾可能經由菲律賓呂宋島、巴丹群島、蘭嶼、綠島這個路徑傳入臺灣的理論。最近則有Peter Bellwood等人根據臺灣玉及帶紅彩陶片等考古遺留在臺灣、蘭嶼、巴丹群島及呂宋島北端的分佈現象，直接提出在4000B.P左右臺灣的繩紋陶文化就循著這條島鏈傳往菲律賓的看法（Peter Bellwood and Eusebio Dizon 2005；洪曉純2005）。陶片上施紅彩的這項要素這階段顯然已被從事這區域研究的考古學家注意到了，而且也被當做論證文化傳播理論的重要證據之一。不過筆者也留意到，洪曉純用來與呂宋島出土的紅彩陶片做對比的潮來橋遺址塗紅彩陶片（見洪曉純2005）和筆者所討論的紅彩陶並不在同一個時空範圍內。潮來橋遺址屬於4000B.P前後出現的東部細繩紋陶文化，主要分佈範圍大約在卑南溪與馬武窟溪之間。而筆者所討論的紅彩陶是3000B.P以後出現在花蓮溪口附近的花岡山文化遺物。筆者相信如果不是用細繩紋陶文化而是用花岡山文化的紅彩陶片與呂宋島的紅彩陶做對比，則前述文化傳播的推論恐怕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關鍵是那一個階段的紅彩陶片才適當做討論臺灣東岸與呂宋島之間史前文化傳播的媒介。

四、結語

筆者根據陶片外表的特徵，把綠島柴口所採集到的第二類陶片與筆者親自接觸過的巴丹群島及花岡山文化的陶片做對比，結果發現柴口的陶片與巴丹群島的史前陶片較接近。因此筆者會相信柴口第二類陶片的文化源頭是巴丹群島，不過這項看法並不是最後的結果，也不

代表筆者認為花岡山文化的紅彩陶也源自於巴丹島或甚至源自於呂宋島。有關花岡山文化與呂宋島之間的紅彩陶的關連性問題，還要有進一步的陶片切片分析以及其他考古遺物的相關性研究才可能獲得答案，本次柴口陶片的發現只是這個議題的開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參考書目

李坤修

2010 〈菲律賓巴丹群島史前遺址踏勘記要〉《文化驛站》28期 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

洪曉純

2005 〈Neolithic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The Pottery and Jade Evidences from the Cagayan Valley.〉《南島研究學報》1(1)：109-13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徐韶諤

2008 〈蘭嶼椰油村Ruarsol遺址調查報告〉。《南島研究學報》2(1)：55-84。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鹿野忠雄

1946a 〈臺灣の赤色塗研土器〉《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1卷：327-331，東京：矢島書房。

1946 〈東南亞細亞に於ける有角狀石輪〉《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1卷：227-234，東京：矢島書房。

葉美珍

2001 〈花岡山文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專刊第六號》

臧振華、葉美珍

2000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臺東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合作研究計畫第四期報告。內政部編印。